



縱遇冤家也共和的布袋和尚

(宋宗幹題)

智銘

「布袋和尚」這個名詞，普遍流傳民間，他的故事，常被民間繪影繪聲地形容流傳着。每當有人提到這個名詞時，總會有幾分傳奇之感。

據僧籍記載，他是浙江奉化人，他之所以被人稱為「布袋和尚」，是因為「常以杖荷一布囊並破席。凡供身之具，盡納囊中。」（五燈會元卷二）。因而得名。由這段記載看來，他是位不持淨戒的和尚，乞到什麼就吃什麼，不管是豬肉或是魚翅。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些奇特的舉措，才會那麼大的名氣吧！

他有個名字叫「長汀子」，顯而易見，這可能是他的俗家本名或綽號，絕不是法號。如果是法號，寫傳記的人不會以「布袋和尚」稱之。他如何出家、如何受戒、生辰如何？都無紀錄。傳記上僅記了他示滅的年代，那是「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」，傳記說他：「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『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』偈畢，安然而逝化。後復現於他州，亦負布囊而行，四象圖其像。」這種傳說，與「達摩

隻履西歸」的神話，很為近似。由他的偈語看來，他是在暗示自己是彌勒的化身，因此，後來的人就把他當彌勒看待，將他的傳記列在「西天東土應聖賢」錄內。他是不是彌勒的化身，這不是用考據可以證明的。所以，傳記這麼說，我們也只有這麼信了。不過，由其中記載的「貞明三年」四字，可以得知他生存的年代。「貞明」是五代梁末帝的年號，「貞明」三年「即是西元九一七年，距現在已一〇六二年了。這麼說來，他的住世，比寒山只晚了約一百年（註：陳慧劍先生考證寒山年代為七一〇—八一五）。他的故鄉奉化與天台也不太遠，看他的行徑，可以看作與寒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。那時的化身何其多；豐干也是彌勒的化身，而寒山是文殊化身，拾得是普賢化身。更奇怪的是，化身的人又都是些「素隱行怪」的禪者，如果彌勒、文殊、普賢真的化身示現斯土，又為什麼一定要做出這許多怪誕的事來呢？對這些神話性的傳說，不可以當歷史事實看。

布袋和尚住世時接人的方法，就是「放下布袋」。有一次，一位比丘在他的前面走，他趕上前拊着那比丘的背，那比丘回頭

布袋說：「乞我一文錢。」比丘說：「道得與汝一文」。他就放下布袋，叉手而立。又一次，有位白鹿和尚問他：「如何是布袋？」他又放下布袋。白鹿又問：「如何是布袋下事？」他却荷着布袋走了。再一次，有位保福和尚問他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他又放下布袋叉手。福又問：「爲只如此爲，更有向上事。」這禪意並不難懂，就是叫人「一切放下」。布袋內什麼東西都有，包括法與非法，放下布袋，就是叫人不要爲法與非法所累，而達到心、我兩忘的境界。如問話者再追問：「袋底下事」、「向上事」，他就荷着布袋走了。這表示「袋底下事」、「向上事」都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有什麼好說的。

另有一個公案，布袋與一位和尚鬥禪鋒。那位和尚問他：「在這裏作什麼？」他說：「等一個人。」那和尚說：「來也！來也！」他說：「汝不是這個人。」那和尚又問他：「如何是這個人？」他說：「乞我一文錢」。這個公案本有「句下承當」的意思，那位和尚也知道布袋的本意。既然「句下承當」了，那末，動念即乖，怎麼還能說出：「來也！來也！」呢？一說出來，布袋就知道那和尚火候不夠，立刻說：「汝不是這個人。」這明明告訴他不要在「色」法上用功。那和尚如就此止住，還算明理。可是却再追問「如何是這個人？」這等於是在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布袋就認爲他不過是一個俗漢，既是俗漢，就只有行之俗法「乞我一文錢」了。

布袋和尚留下一個心法，他說：

祇個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
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 閒閒究竟出家兒
若親目前真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
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知 智者祇明無學地
非聖非凡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
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
携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

這是一首禪詩，開宗明義，說明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」，其他的詩句，只不過是襯托，說明如何處心而已。理與事却很明顯，沒有什麼難懂的地方。

布袋和尚與當時的一般禪者一樣，總會留一些勸世詩偈，他也不例外，他的勸世偈說：

是非憎愛世偏多 子細思量奈我何 寬却肚腸須忍辱
豁開心地任從他 若逢知己須依份 縱遇冤家也共和
若能了此心頭事 自然證得六波羅

這首勸世偈的重點，在如何處理「憎」與「愛」。他告訴那些「憎」、「愛」心重的修道人，調理的方法是：「若逢知己須依份——調「愛」。縱遇冤家也共和——調「憎」。其中尤以「憎」是學佛的人，必須要化解的。心中如因一點小事，就存有「憎」的瞋火，則其他一切功德將化爲烏有。寒山有首詩說：

瞋是心中火 能燒功德林 欲行菩薩道 忍辱護真心

佛陀更將瞋瞋列爲三毒之一，是學佛的人不得不去的障礙。

「憎」與「愛」都是由因緣而來，學佛的人學什麼？就是學斷「憎」、「愛」因緣。因爲一與「憎」、「愛」結上了因緣，這輩子就脫不了身，甚至還會拖到來生哩！所以有智慧的學佛人，是不願多結「憎」、「愛」因緣的。現在有些人誤解了因緣，不管善緣、惡緣，認爲既然「因緣成熟」，躲也躲不開，避也避不掉。就只好隨緣逐流了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菩薩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，佛說的是什麼？菩薩行的、忍的又是什麼？簡單地說，就是捨棄一切世俗憎、愛因緣。不捨則不得出離，不出離即不得究竟解脫，那裏是「因緣成熟」就結上緣呢？真是這樣，還學佛法作什麼？還要佛法作什麼？如果遇緣就結，布袋和尚又何必勸人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？布袋和尚的這首勸世偈，值得目前某些瞋瞋心重而對「因緣成熟」認不清、看不透的人，多多參究。如果參透了，就真的會「證得六波羅」。我想：到那時，即使有人擱你一掌，也不會作意了。

佛在寶積經內說：

「一切惡事，罵詈、毀謗、搥打、繫縛，種種傷害，受是苦時，但自咎責，自依業報，不瞋恨他。安住信力。若聞甚深難信佛法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。」

佛陀這些教誡，就是叫我們如何對待憎瞋因緣，這也就是布袋和尚所說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的道理。如果不是外來的無端惡事因緣，而是因自我的不樂正法、不重正法、不解正法，一旦「聞甚深難信佛法」，不但不能「自心清淨，能悉受持」，反以「諂曲心，與人從事」，曲解經義，自以為是，處處排他人非，為誰護持正法者。有了這種憎瞋心，諂曲心的學佛人，善法不增，失菩提心。佛陀慈悲，對這種人特別眷顧，他說：

「心無憍慢，於諸眾生，謙卑下下，如法得施，知量知足，離諸邪命，安住聚眾，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不求人短。若於諸法，心不通達，作如是念，佛法無量，隨眾所出而為演說，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，以佛為證，不生違順。」

有這種修持的人，才會如佛陀所說的「安住信力」，也如布袋和尚所說的「自然證得六波羅」中最重要的「忍辱波羅」。若因自身的不如法，能有一位智者為之指正，不但不應有憎瞋之心，反而應師事之，孔子不也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而者從之。」嗎？

布袋和尚還有一首禪偈，他說：

我有一布袋	虛空無罣碍	展開遍十方	入時觀自在
吾有三寶堂	裡空無色相	不高也不低	無遮亦無障
學者體不如	求者難得樣	智慧解安排	千中無一匠
四門四果生	十方盡供養		
吾有一軀佛	世人皆不識	不塑亦不裝	不雕亦不刻
無一滴灰泥	無一點彩色	人畫畫不成	賬偷偷不得
體相本自然	清淨非拂拭		

這首禪偈中有三個名詞：「布袋」、「三寶堂」、「一軀佛」，

其實指的是同一件事，就是那無色、無相、清淨、無礙的本體。其他的文字，只是說明這本體的「形象」而已。所以，也不是一首難懂的禪偈。

布袋和尚還有一首偈，這首偈可非常有名，常被人拿來作口頭禪唸着，偈語是：

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睹人少 間路白雲頭

這首偈寫的瀟灑、豁達。口內念念，心理上就會予人有一種一無所求、一無所累、一無牽掛的感受。所以很多人都歡喜這首偈子，文字也不難懂。不過其中「青目」二字有三種解釋：

一、「徐陵傳大士碑」云：「支郎之彥，既耻黃精，瞿曇之師，有慚青目。」依「寶女經」說：「如來瞳子，如紺青色」。布袋偈中「青目」，或比喻「如來眼」，不着人相、不着眾生相，故云「青目覩人少」。

二、青目又名青眼，據高僧傳：「俾摩羅義，此譯「無垢眼」。剛賓人，先在龜茲，冒險東渡，達自關中，鳩摩羅什以師禮敬待，出遊關左，逗於壽春，南通江陵，律藏大弘，父之力也。卒於壽春石澗寺，為人眼青，時人亦號青眼禪師。」此處之青眼乃人名，但有「無垢」的意思。以無垢之眼看人，不見人過犯，故曰「青目覩人少」。

三、喜時正視，則見青處，怒時邪視，則見白處，晉阮籍不拘禮教，能為青白眼，見禮俗士，以白眼對之，稽康齎酒挾琴造之，籍大悅，乃見眼青。今謂為人所重視者曰青眼，為人所輕視者，曰白眼。布袋無分別心，對諸眾生，一體重視，故曰「青目覩人少」。

以上三解，無論以「如來眼」、「無垢眼」、「青眼」對待一切眾生，都將無怨憎之苦。

學佛如能秉持正法，不行邪道，不持外論，就能學到布袋和尚所說的「縱遇冤家也共和」的境地。到了這個地步，雖然不能說已「證得六波羅」，起碼「忍辱波羅」是做到了，這，豈不也是件大好的事！